

功夫與家庭

笑 思

一、有必要關注功夫

功夫觀念，的確能特別傳神地反映東方文化。倪培民教授近年傾力提醒東西方思想界注意這個觀念的重要性，是一個獨特的貢獻。功夫觀念應該會讓西方式心靈，在感到理解困難的同時，引起警惕、反省，從而更能注意自身思想文化的特點與局限，以及東方思想傳統不能簡單地由西方框架所涵蓋這個事實。

倪培民對“功夫”提出的下列說明非常值得注意：功夫是一個三維合一的概念。從“功力”的角度看，功夫是本體的性質，是通常需要長時間實踐修煉、有恰當的方法指導而獲得或者開發、彰顯的才藝、能力。從“工夫”的角度看，功夫是有恰當的方法指導，為了獲得才藝、能力而進行的實踐修煉。從“功法”的角度看，功夫是為了獲得才藝、能力而進行長時間實踐修煉的方法。如果硬要為這個三維合一的概念本身下一個簡單的定義，也許只能說功夫是“生活的藝術”。¹

笑 思，獨立學者，美國芝加哥。

《中外醫學哲學》XI:2 (2013年)：頁 93-96。

© Copyright 2013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.

- (1) 倪培民：〈將“功夫”引入哲學〉，《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·人文科學·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1年，第6期，頁90。[NI Peimin, “Introducing Gongfu into Philosophy,” *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(Philosophy,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)*, 6 (2011), p.90.]

二、對“功夫”本身的補充說明

首先，功夫的理解，從漢語語言文化心理看，也即不僅僅從歷史文獻用法追溯看，似乎密切聯繫於：“學會”式學習，經久而“熟練”，時間延續中形成的修養，修養在積累中的水平提高，從有心努力化為形同本能，達到藝術境界、隨心所欲，終而臻於化境。西方人之理解後面這些觀念，其實與理解功夫同樣地不容易。

從哲學上看，功夫觀念最要緊的是能決定對“時間”、對“化”的理解。理解任何東西，不是當下說明就能算完成，必須花時間。必須有自己身體的介入，有體會印證的積蓄，有有關的“化”（如齊家意味著“家庭化”）。

時間，寄於體會積累之內，在“化”的過程之中。不必把時間從修養功夫中、從“化”中“分析”出來，單獨概念化。功夫、化，或許比時間觀念更基本些，更是原始現象。分析性時間觀念，反而可以是派生的。

三、希臘人沒有功夫觀念

工夫不到，便功夫不到，而化不到位、只能膚淺。蘇格拉底(Socrates)方法的毛病，就是太重當下，以為問答或證明-反駁，就能一舉解決認識問題。這低估了教育-學習的時間消耗-功夫積累，以及反復體會的作用，高估了對話或邏輯論證方法。

以理性為權力，就愛智立哲學，不如以愛生活-愛家來立哲學，像儒家那樣。以智慧為成德條件，以孝悌仁義的形成為德智雙修的目標。故東方人的哲學比希臘哲學更全面，更人道，更遠離希臘那樣的、一連串悲劇構成的歷史。儒家文明因為家強大，因為家常日子裏的各種功夫對治國平天下的影響，使整個文明不但持久，而且寬容、和平。²

(2) 張祥龍先生在其 2012 年夏季鳳凰台“世紀大講堂”講演中，對此有精彩說明。

四、齊家功夫

幼兒即能理解，卻多不靠口頭論據，而靠家中的熏陶、修養教化。Knowing How 本身必須花功夫。蘇格拉底方法容易讓成人口服，難以讓小孩心服。西方人對“體會”不可能完全沒有體會，然而確實不大注意有關的概括，缺少對“體會-時間積累”在懂得真理上的重要作用的自覺。

人類的存在與生活，其首要和主要的形式，是在家裏。家有人道，人道榮耀，故人可以安心作人，甘願在家。人甚至可以不屑於作神仙，而自認“萬物皆備於我矣”。

所謂生活、“過日子”，無非“花功夫”。從 15 歲有志於學，直到 70 歲從心所欲，無非用功而天天向上，積累“苟日新，日日新”的功夫。學六藝，作君子，自天子以至庶人，修養功夫的確都少不了。西方人重天生才能。東方人重從小在家的修煉功夫。所以，東方人根本上更相信人道俱全，內在充分，不必外求，不靠神明。

“父父，子子”，都是功夫。長幼尊卑，因此應該能夠得到功夫觀念的辯護。女兒學作母親而成為未來齊家的骨幹，只能於尊敬中模仿母親，並且永遠缺少經驗些，因為母親作母親的時間更長，功夫更深。所以，對目前流於淺薄的“崇尚平等”觀念，需要在重新考慮功夫的重要性以後，放棄有關盲從。

五、兩點批評

當然，就「家道與齊家功夫」一文來看，也不是全無可商榷之處。首先，魯迅、巴金等五四名人們對家的討伐，便不能認可太多。近代人尋找國弱的原因，病急亂投醫，以家為源。如李大釗、傅斯年、熊十力，代表思想界的全部三派，達成“家是萬惡之源”的恐慌性共識。然而此論若予以深究，應該並不比“個人是萬惡之源”、“社會是萬惡之源”，更正確多少。家道中落以後，國也並未因此就強健起來，也算證據。

此外，從生物學、社會學、理想價值等幾個方面看家，仍是西方的傳統分析辦法。家，對於儒家來說，太核心，太重要。西方人會不會從生物學、社會學，或者第三方面分析上帝？恐怕不敬了些。

但是家對於東亞人和儒家，其神聖性幾乎可以相比。培民在其文章靠後亦大力肯定了家。所以，需要注意勿落入西方人的兩極模式陷阱：只能用社會加個人的模式來還原分析一切，而不能尊重家本身的認同、尊嚴、“家格”、和人類終極一維的地位。

參考文獻

- 倪培民：〈家道與“齊家”功夫〉，載范瑞平編，《中外醫學哲學》，2013年，第XI卷，第2期，頁57-87。〔NI Peimin, “The Way of the Family and the Gongfu of Regulating the Family,”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&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*, ed. FAN Ruiping, 11:2 (2013), pp.57-87.〕
- 倪培民：〈將“功夫”引入哲學〉，《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·人文科學·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1年，第6期，頁86-98。〔NI Peimin, “Introducing Gongfu into Philosophy,” *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(Philosophy,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)*, 6 (2011), pp.86-98.〕